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etary" Verbs in Chinese and Khmer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对比语言视角下汉柬语“饮食类”动词研究

KOK MENG SEAK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Email: kokmengseak017@gmail.com

Received : 11 November 2025
Accepted : 03 February 2026
Published : 31 March 2026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 (s)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From a syntactic perspective, both Chinese and Khmer are typical subject-verb-object (SVO) languages, and thus their linguistic features often exhibit a degree of symmetry. However,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sage of "eat" and "drink" in Chinese and Khmer, revealing that despite their shared SVO structure, there are notable differences in verb-object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the verb "eat" (chī) tends to select objects based on the physical form of food and has a broad range of applications, whereas in Khmer, "eat" (nham) encompasses the consumption of all types of food without emphasizing physical form, and its "drink" (phĕrk) is strictly limited to beverages. Additionally, the expression of "eat" in Khmer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listener's seniority or social status, reflecting the language's politeness culture. Nevertheless, the semantic scope of "eat" and "drink" in Khmer remains confined to food-related contexts, exhibiting less flexibility compared to Chinese. These differences often lead to errors among learners, particularly in mastering verb-object collocations. To address this, targeted teaching strategies—such as comparative explanations and contextual practice—should be employed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distinctions and similarities in the usage of "eat" and "drink"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thereby improving learning outcomes and providing practical support for cross-linguistic comparative studies.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Dietary Verbs; Khmer Language Teaching

引言

随着柬埔寨汉语学习者数量的不断增加，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逐渐引起关注。然而，目前针对两国文化差异特别是语言层面的研究仍然较为薄弱。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语法问题（W Paul,2008; CL Hsieh,2005; H Yin,2007; Shi Dongqing,2008; Zhong Hong-yan,2015;刘峰, 2017; 江宝珠, 2017; 陈默, 2018; 洪顺发, 2019; 夏羚, 2021）、语音问题（李艾, 1994; 陈玉宁, 2016; 于明桥 王昭懿, 2022）、表达习惯（李艳敏 柏振东, 2018）和教学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葛李勤 李轩志, 2020），但对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缺乏深入探讨。许多研究以汉语母语者的视角为主，对柬埔寨语的语言特性了解有限，这种单一视角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够全面。

要深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更多从双语对比的角度展开研究，结合汉语和柬埔寨语在语法、语音和表达风格等方面的异同进行系统分析。同时，融入文化背景的研究可以揭示两种语言使用方式与文化价值观的潜在联系。因此，本文将以汉语与柬埔寨语的“饮食类”动词为切入点对两种的不对称表现进行更全面地分析。

饮食类动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类动词，尤其是“吃”与“喝”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日常需要。在汉语中，饮食类动词含有很多包括吃、喝、咀嚼、吞、咽等。在柬埔寨语也大致是一样的可以分为吃、喝、咀嚼、吞、咽等。不过本文主要是对“吃”与“喝”在两个语言中的使用情况作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研究。贾燕子 吴福祥（2017）的研究提出，汉语中的“吃”与“喝”是以古代汉语“食”和“饮”的形式出现，直到近代才出现“吃”与“喝”的使用。而现代汉语中的“吃”除了表示饮食外，还可以扩展为很多含义，比如“吃”可以表示愉快吸入、享受、理解、体会、进入等含义。此外还有很多学者也对“吃”与“喝”的含义进行分析扩展并提出历史演变等原因包括李圃、唐艳（2020），谢晓明、左双菊（2007），徐宜良（2014）等。而在柬埔寨语中根据官方词典来看“吃”与“喝”仅能代表饮食含义，并不存在其他含义，导致学生在选择动词的时候经常出现错误。而目前对柬埔寨语的“吃”与“喝”的语义特征研究非常少。因此本文将通过汉语与柬埔寨语（高棉语）的“饮食类”动词“吃”与“喝”的对比深入的分析双方的不对称表现。基于此，本文还将分析其在教学层面上进行分析其偏误问题及提出有针对性得建议，希望能降低学生使用上的偏误率。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对比分析法，系统考察了汉语与柬埔寨语（高棉语）中最为常见的核心动词，饮食类动词“吃”和“喝”。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挖掘到两种语言有很多不同的点。具体研究主要是句法以及语义对比，基于大量双语的实例，对比两个动词并阐述两种语言的句法表现，挖掘双方的不同。而在语义特征层面我们依据现代汉语八百词、柬埔寨语官方词典，前人研究和本人的研究发现，进行梳理并对二者的本义、引申义以及在社会层面的一些语用含义。最后是结合了教学层面，分析其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偏误，找出原因，提出一些建议。

汉柬语“吃”与“喝”句法功能对比分析

作动词

在汉语中，动词“吃”通常用于描述将食物放进嘴里，经过咀嚼和吞咽，最终进入胃中。我们常认为与“吃”搭配的名词主要指固态的食物，如饭、面、菜、肉、鱼等。而动词“喝”则用于描述将液体摄入体内，通常与液态食物或物质搭配，如饮料、汤、酒水等。吕叔湘(1999: 119-120)对“吃”的定义可以分为六种包括通过嘴把食物摄入体内、消灭、吸收等含义。不过我们主要是以其基本的含义进行对比研究。

“吃”与“喝”在汉语与柬埔寨语里都是主要于动词充当谓语为主要成分。从作为句法成分来看两国语言里的“吃”与“喝”都是充当谓语，但是当其充当谓语时选择的宾语的方法不太一样。汉语是根据食物本身的形态而确定搭配不同动词，而柬埔寨与更多的是根据食物所需要的动作本身来搭配动词。

例如：

1. 王中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报纸“要像骗小孩子吃药一样，加一些糖，小孩子才吃，否则苦得不能吃。”。(人民日报1957年09月21日)
2. 冰心老人笑道：“瞧你，怎么像小孩喝药似的，大点口。”(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0月03日)

在例子可以看到在汉语中对不同的形态的食物会使用不同的摄入动作，如例中用“吃”指的是固体形态药物，如胶囊，而“喝”主要是指液体形态的药物。

而在柬埔寨语中并没有严格的说法对“吃”与“喝”是必须使用哪一类饮食类动词。在柬埔寨语中，“吃”和“喝”的定义相对模糊，主要定义是把食物摄入体内，但是特别是在与食物类名词的搭配上，柬埔寨

语的使用方法与汉语存在一定的差异，并没有明确不同的食物必须得用哪一个动词。例如：

柬埔寨语：

3. សុភាញ៉ូថ្នាំ/ផឹកថ្នាំហើយ។ (小王吃药/喝药了。)(既可以指固态药物、如胶囊，也可以指液体药物)

在柬埔寨语中，“吃”和“喝”这两个动词可以互换使用，且不局限于物质的形态或质地。无论是固态的胶囊，还是液态的药物，柬埔寨语中都可以用“吃药”或“喝药”来表达。这种灵活性反映了柬埔寨语在处理动词与名词搭配时的较少区分。

4. 群众甲、乙走进坐下喝粥。(人民日报1970年05月07日)

5. 而我最痴迷的却是在院内“万人锅”前排队喝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06月21日)

此外，在汉语中，由于粥通常是液体或半液体的稀状态，因此我们习惯用“喝”来描述食用粥的动作。然而，在柬埔寨语中，尽管粥是一种液态食物，但通常会使用“吃”来搭配“粥”，无论其稀稠程度。也就是说，在柬埔寨语中，人们习惯用“吃”来表达摄入粥的动作。例如：汉语中是“喝粥”，柬埔寨语中是“吃粥”。

6. គាត់ហូបស្រាច្រើនណាស់។ (他吃/喝了好多酒。)

7. សុភាញ៉ូបបរហើយ។ (小王吃粥了。)

根据例(6)和(7)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语里，并不是所有的液体类的食物都可以用“喝”来形容这个行为，而是“喝”只能与饮料进行组合，当液体类菜品比如粥或者汤等东西，基本上会使用“吃”作为形容这个行为。

据我们研究发现柬埔寨官方字典中记载着“吃”不仅可以形容咀嚼和吞咽固态食物，还可以用于描述吞咽液态食物的动作。这表明柬埔寨语中的“吃”有着较为宽泛的应用范围，能够涵盖固体和液体食物的摄入动作。

柬埔寨语：

ផឹកកាហ្វេ/ញ៉ូកាហ្វេ (喝咖啡/吃咖啡)

ផឹកស្រា/ញ៉ូស្រា (喝酒/吃酒)

ញ៉ូបដុំម/ផឹកបដុំម* (吃甜品/喝甜品*)

ញ៉ូនំស្រួយ/ផឹកនំស្រួយ* (吃饼干/喝饼干*)

通过进一步的阅读与研究，我们发现柬埔寨语中的“吃”这一动词几乎可以替代“喝”，尤其是在描述摄取液态食物时。这种用法在柬埔寨语中十分常见，例如在表达“喝咖啡”或“喝酒”时，通常可以直

接使用“吃”来代替“喝”，而无需强调食物的液体状态。然而，这种灵活性并非双向适用。柬埔寨语中的“喝”仅能用于描述饮用液体饮料的行为，例如水、茶或咖啡等，不能替代“吃”来表达摄取固态或半固态食物的动作。因此，在柬埔寨语中，“吃”具备更广泛的语义覆盖，而“喝”则严格限定于纯液体的饮用场景。

这种表现主要是因为“吃”在柬埔寨语中是没有明确是什么形态的食物摄入到人体内，因此其含义应包含咀嚼吞咽固体食物以及将液体摄入到身体里，但“喝”仅能表示将液体或者饮料摄入到身体里，因此导致“吃”与“喝”在柬埔寨语中存在这个不对称表现。这种用法上的灵活性和限制，反映了柬埔寨语和汉语在搭配饮食类动词上的差异，尤其是在与饮食类词汇的表达上。

因此，汉语中，“吃”与“喝”这两个动词通常根据食物的物理状态来区分使用。“吃”通常用于固体或半固体食物，例如米饭、面包、蛋糕等，而“喝”则用于液体食物或饮品，例如水、茶、果汁等。这种区分方式使汉语在描述摄取不同种类的食物时显得较为明确。然而，在柬埔寨语中，“吃”这个动词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它并不限定于某种特定的食物形态，而是几乎可以用于描述所有食物的摄取，无论是固体、半固体还是液体。这种用法体现出柬埔寨语对“吃”这一动作定义的灵活性和普遍性。相较之下，柬埔寨语中的“喝”主要用于饮用纯液体的饮料，例如水、茶、咖啡等，且很少扩展到描述液态食物的摄取。例如，像汤这样的液态食物，即便在汉语中可以用“喝”来描述，柬埔寨语中通常仍然会使用“吃”这一动词。

作名词

根据研究，本文发现汉语与柬埔寨语中的“吃”与“喝”除了充当动词性成分外，在一些特定的句子句式里还可以转化成名词性成分。如“吃”与“喝”在“的”字省略功能下，可以充当名词性成分。

汉语：

8. 我没有买吃的、穿的，就是花了五角钱买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人民日报1966年05月29日）
9. 司堃范经常照料的老人之一贾福英刚量完血压就对我说：“司大姐经常去看我，还经常给我带吃的。（人民日报2000年08月29日）
10. 人们按着广告的指引，买吃的、买喝的、买用的，减肥、健美甚至医治疑难杂症，可是也许过不了几天，就会有另外的广告、另外的说法从旁证实：你又当了一回冤大头。（人民日报2000年06月30日）

11. 这个是我在火车站的肯德基只买了喝的。

“的”字省略所带的宾语后，句子中的“吃”与“喝”在句法成分就充当名词性成分。在汉语中，动词后加“的”可以形成名词性短语（如“吃的”、“喝的”），而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省略“的”，动词本身仍然能表达名词的功能，指代某类事物（如食物、饮料等）。这种名词化的机制体现了汉语中“的”字句的高度灵活性，同时反映了句法和语义在实际语言使用中的互动关系。这种现象在口语表达中尤为常见，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和简洁性。

而同样柬埔寨语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柬埔寨语里也有“的”字的用法，同样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语法变形（如“的”字省略）将动词转化为名词性成分。如：

12. គាត់តែងតែទិញរបស់ញ៉ំអោយខ្ញុំ។ (他经常买“的”吃给我。)

13. នាងយករបស់ផឹកមកហើយ។ (她带了“的”喝来了。)

从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语同样是存在“吃”与“喝”在受到“的”字结构的影响下都可以转化为名词性成分，在句子中作为宾语出现在句子中。但是双方的“的”字结构存在一些差异。在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语中的“的”字结构是出现在动词前面，也就是说柬埔寨中的“的”字结构有转化动词性成分成名词性成分而不是因为省略某个成分而动词才转化成名词。如例12“របស់”相当于汉语中的“的”，置于动词“ញ៉ំ”（吃）前，使其直接名词化为“食物”，同理，例13中“របស់”出现在动词“ផឹក”（喝）前，使其名词化为“饮料”。而汉语中是因为在“的”字结构后面的名词性成分被省略掉了之后，需要前面的动词来替代充当名词来满足句子完句性条件。

因此，柬埔寨语和汉语中的“吃”与“喝”在受到“的”字结构的影响下，都可以转化为名词性成分并充当宾语。两种语言的主要差异体现在“的”字结构的位置和功能：汉语中的“的”位于动词之后，并通过省略后续成分实现动词的名词化；而柬埔寨语中的“的”字结构则位于动词之前，直接促成动词的名词化，而无需依赖省略机制。

汉柬语“吃”与“喝”语义特征对比分析

汉语与柬埔寨语在饮食类动词的表达上都极为丰富，但本文的重点主要放在“吃”和“喝”这两个核心动词上。在现代汉语中，“吃”和“喝”（或书面语中的“饮”）是描述人们摄入食物或饮料的主要动词。“吃”通常用于指代摄取固体食物的动作，适用于各种固态或半固态食物，如饭、面、肉类和水果等；而“喝”则用于描述液体食物的

摄入，涵盖了饮料、汤、茶水等液态食物。两者明确区分固体和液体的进食方式，在日常交流中也十分常见并易于理解。此外，现代汉语中的“喝”与书面用语“饮”在正式场合或文学表达中也常被交替使用，后者多出现在较为正式的场合或文献中，如“饮茶”、“饮酒”等。这种动词的分化与搭配，反映了汉语在饮食表达上的细致性和层次感。

与之对比，柬埔寨语虽然同样有类似“吃”和“喝”的动词，但在使用上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要求，这也导致了其用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柬埔寨语中，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我们发现“喝”这个动词的使用受限较多，尤其在和年长或身份高于自己的长辈交流时，如果使用“喝”会被视为不礼貌。相反，在这些情况下，“吃”可以作为“喝”的替代表达方式。

柬埔寨语中的“吃”不仅有多种说法和表达方式，而且根据不同的等级和场合使用在八个“吃”中选取使用。根据我们研究柬埔寨语中这八类的“吃”大致根据以下的使用场合和等级来分类，如图：

柬埔寨中的“吃”	适应对象
吃 ₁ សោយ (soay)	用于对国王的敬称，相当于汉语中古时候的“用膳”。
吃 ₂ ឆាន់ (chan)	用于指代和尚吃东西的敬语。
吃 ₃ ហូប (houb)	词通常用于与长辈交流或在正式场合中使用，表示礼貌的“吃”。
吃 ₄ ពិសារ (pissar)	词通常用于与长辈交流或在正式场合中使用，表示礼貌的“吃”。
吃 ₅ បរិភោគ (boriphok)	偏向书面表达，通常出现在广告或正式文书中。
吃 ₆ ស្រស់ស្រង់ (srossrong)	偏向书面表达，通常出现在广告或正式文书中。
吃 ₇ ញ៉ាំ (nham)	最常见的“吃”，用于日常对话中，适用于任何非正式场合。
吃 ₈ ស៊ី (c)	同样表示“吃”，但带有不礼貌或随意的语气，通常用于口语中表达轻佻或不正式的语境。

图1. 柬埔寨语（高棉语）中的“吃”分类

根据图1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语中的“吃”还具有明显的礼仪和等级差异。据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语中的“吃”根据不同的社交场合和交流对象，会选择适当的“吃”来表达，因为表达方式在柬埔寨语中显得尤为重要。这种精细的语言使用反映了柬埔寨文化中对礼仪和尊重的高度重视。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是“吃8”就是跟同辈们或者表示比较随意的一个说法。但是如果是辈分比说话者大或者地位等级比说话者高的话，说话者应该选择合适的“吃”对听话者讲。而在现代汉语当中并不存在这个说法，不过在现代汉语当中“吃”可以表示多个含义。

在现代汉语中，“吃”这个动词并未被细分为多个同类词，但其含义却极为丰富，这也从侧面展现了汉语表达的多样性。根据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中的分类，“吃”在现代汉语中可以分为六种不同的含义。如：

表1.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吃”的含义

现代汉语中的“吃”	含义
吃 ₁	通过咀嚼将食物摄入到体内。
吃 ₂	消灭。
吃 ₃	吸收；吸取。
吃 ₄	表示物体插入或切入另一物体。
吃 ₅	忍受；捱。
吃 ₆	接受，认可。

表 3.2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吃”的含义

在现代汉语当中“吃”可以带不同的宾语表示不同的含义在现代汉语中，根据表1我们可以发现“吃”是一个多义动词，其语义范围广泛，能够与不同类型的宾语搭配，表示多种含义。具体而言，“吃”可以与具体的食物搭配，表达通过咀嚼将食物摄入体内的基本意义，例如“吃苹果”“吃饭”。此外，“吃”还可以与抽象概念搭配，产生引申或隐喻性的意义，例如“吃苦”表示经历艰难困苦，“吃亏”表示受到损失或处于不利地位，“吃官司”则意指卷入法律诉讼或诉讼纠纷。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吃”还可以用于表达消耗、吸收或占据等动作，例如“吃药”表示服用药物，“吃掉”表示消灭某物。由此可见，“吃”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饮食范畴，其语义扩展和使用灵活性反映了汉语表达的丰富性和动态性。

而根据贾燕子、吴福祥（2017：361-381）的研究，在“吃”的语义扩展中，把“吃”扩展为比如“吃”在施事的语义扩展中可以表示愉快吸入、享受、理解、体会、进入等含义。此外，他们还从受事的语义扩展等。从他们的研究来看，汉语中的“吃”可以分为非常多含义，可以在多个情况下使用同一个词。然而，在柬埔寨语中，“吃”与“喝”相对单一，其核心含义仅限于表示将食物或饮品摄入人体的动作。与汉语中复杂的语义关联和场景隐喻相比，柬埔寨语更直接地聚焦于饮食行为本身，几乎不涉及动作与场所之间的关系或隐含的文化意义。

因两种语言本身具有不同的特色，导致两种语言依然存在一些差异，包括，“汉语”中，可以用“吃”来表示很多情况，在不同情况下可以用同一个词使用到句子里边。而柬埔寨语里基本上一个词仅存在一个含义，只能表示一个东西，除非用这个词来比喻某个东西。不过柬埔寨语里对词的等级分类和礼貌性比较严格，如“吃”在对不同的对象年龄阶级而选择适用的“吃”。总的来说，这些差异体现了两种语言在词汇系统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发展路径。汉语强调灵活性和语境适应能力，而柬埔寨语更注重精确表达和社会关系的体现。

在汉语和柬埔寨语中，“喝”这一动词的基本意义是一致的，都表示通过吞咽将液体食物摄入体内。然而，这两个语言体系中“喝”的使用范围和语义特征却存在明显差异。根据《新华字典》汉语中，“喝”是表示吞咽液体饮料或者流质食物，广泛适用于所有液体形态的食物，不论是饮料类（如水、茶、咖啡）还是液态菜品（如粥、汤），都可以使用“喝”来描述这一摄取行为。例如，“喝粥”“喝汤”与“喝水”“喝茶”在表达上并无明显的差异，体现了汉语在这一语义领域中的宽泛性。此外，汉语中的“喝”通常是中性的动词，用于描述行为本身，并不附带明显的态度或礼貌层面的内涵。

而柬埔寨语中“喝”的使用则更为狭窄，主要局限于饮料类食物的摄入，例如水、茶或果汁等。如果涉及液态的菜品，如粥或汤，柬埔寨语通常会选用其他专门的动词来描述进食这一过程，这反映了柬埔寨语对不同类别食物摄取行为的细化表达。此外，柬埔寨语中的“喝”还隐含一定的语气特征。在日常对话中，“喝”通常带有随意或稍显不礼貌的语气，因此多用于非正式场合，或者是说话者与听话者在辈分和地位上较为平等的情况下。如果说话者需要对辈分或地位高于自己的人表达相同的动作，则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吃1234567”中的某个动词，以体现对对方的尊重和礼貌。

因此从语义特征的层面来看,汉语和柬埔寨语中“吃”和“喝”这两个动词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首先,关于“吃”的使用,汉语中的“吃”具有多义性,其含义十分丰富。除了表示通过咀嚼将食物摄入体内这一基本含义外,还可以引申为“消灭”(如“吃掉敌人”)和“吸收”(如“吃苦”)等抽象意义。而在柬埔寨语中,“吃”仅指将食物摄入人体这一具体行为,语义较为单一。然而,柬埔寨语的“吃”在表达形式上更加复杂。根据听话人的辈分、地位以及社交语境的不同,柬埔寨语会选用不同的动词形式,充分体现对礼貌和社会等级的关注。其次,在“喝”的用法上,虽然汉语和柬埔寨语都将其基本意义限定为摄入液态食物,但两种语言的使用范围存在差异。在汉语中,只要是液态形态的食物,无论是饮料类(如水、茶、咖啡)还是液态菜品(如粥、汤),都可以使用“喝”来描述这一行为。而在柬埔寨语中,“喝”主要用于饮料类液体(如水、酒、果汁等)。对于液态菜品(如粥、汤),柬埔寨语会选择其他专门的动词来表达。此外,柬埔寨语中的“喝”还隐含一定的语气特点,通常带有随意或不够礼貌的色彩,适用于非正式场合或平辈之间的交流。而在正式场合或与地位较高的人对话时,柬埔寨语倾向于避免使用“喝”,而选择更礼貌的表达方式。

汉柬语“吃”与“喝”与受事宾语组合分析

现代汉语中,关于“吃”和“喝”这两个动词与多种类型宾语组合的研究非常丰富,其中以陶红印(2000)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陶先生的文章指出,“吃”作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高频动词,具有多层次的用法特点。此后,张伯江(2005)也对这篇文章进行总结,陶文章从其广泛的语料调查来看,“吃”既有明确词类范畴的用法,也存在跨越词类界限的用法。在词类范畴的用法中,“吃”既可以表现出名物属性,也可以展现出动词属性;从句法功能上看,它既能作为及物动词使用,也能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具体而言,“吃”的及物用法可以分为典型及物范畴和非典型及物范畴。典型及物范畴通常指“吃”与典型受事宾语(如食物)相结合的情况,如“吃苹果”“吃面条”。而非典型及物范畴则包括“吃”与一些抽象或隐喻性的宾语搭配的情况。基于此,本章将重点探讨“吃”和“喝”在与典型受事宾语和非典型受事宾语组合时的表现,并将其与柬埔寨语中相应的语言现象进行对比分析,着重探讨两者在此类用法上的异同及不对称性。这种对比分

析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吃”和“喝”在现代汉语中的语义及句法功能，还能为跨语言比较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吃”与“喝”与典型范畴受事宾语

汉语与柬埔寨语(高棉语)在不同范畴中的语言表现有着显著差异。在汉语的典型范畴中，“吃”和“喝”这两个饮食类动词的选择更多依赖于后续食物的属性来决定。例如，对于固体类食物或需要通过咀嚼摄入的食物，如米饭、面包等，通常使用“吃”；而对于液体类食物，如水、汤和茶等，则通常使用“喝”。这种用法清晰地反映了汉语对食物形态及其摄入方式的明确区分。如：

喝咖啡/吃咖啡*

喝蛋糕*/吃蛋糕

相比之下，柬埔寨语中“吃”和“喝”的使用规则则更注重动作本身，而非食物的物理形态。在典型范畴中，动词的选择更多依赖于摄入口腔后所需的具体动作。例如，“吃”在柬埔寨语中并没有被严格限制于固体或液体食物，它可以适用于广泛的食物类别，只要不明确涉及“喝”的动作即可。相反，“喝”在柬埔寨语中的适用范围相对更窄，通常专指液体类食物，且必须是需要通过直接吞咽摄入人体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因此，在柬埔寨语中，动词“喝”的使用更多地体现了对动作特定性的要求，而“吃”则作为一个更普遍的动词涵盖了大部分食物的摄取行为。例如：

ញ៉ូតឹកសណ្តែក/ផឹកតឹកសណ្តែក (吃豆浆/喝豆浆)

ញ៉ូតឹកផ្លែឈើ/ផឹកតឹកផ្លែឈើ (吃果汁/喝果汁)

ញ៉ូតឹកហ្សា/ផឹកតឹកហ្សា* (吃披萨/喝披萨*)

在柬埔寨语中，“吃”和“喝”这两个动词在与特定范畴的词语结合时，其使用规则往往取决于后续动作的需求。从句子结构来看，柬埔寨语中只要是涉及食物的表达，通常都可以使用“吃”来表示将食物摄入体内。这种用法涵盖了固体食物以及一些具有固体性质的半流体食物，例如糊状物或混合物等。无论食物形态如何，只要能够通过咀嚼或直接吞咽进入人体，“吃”都可以作为通用的表达方式。

相比之下，“喝”在柬埔寨语中的使用范围则显得更加局限。它通常仅适用于液体类食物，例如水、饮料或汤，这些需要通过直接吞咽来摄入体内的食物形态。因此，与“吃”的广泛应用相比，“喝”更多地被限定在液体食物的语境中，使用范围明显缩小。这样的动词选择

规律反映了柬埔寨语中动词与具体语义范畴的紧密联系，也揭示了语言在表达物质形态与动作关系时的独特性。

“吃”与“喝”与非典型范畴受事宾语

汉语与柬埔寨语（高棉语）除了与典型范畴受事宾语组合时其的表现有些差异外，两者在与非典型范畴宾语组合时也存在一些差异，尤其汉语中的“吃”可以与很多非典型的受事宾语组合，隐喻他所隐喻的含义可以分成数个不同含义，因此可以与不同的宾语进行组合。但是根据柬埔寨语官方字典中因为“吃”与“喝”因为本身的含义比较单一，基本上只能与食物进行组合。汉语中“吃”与“喝”后面都可以加上处所宾语，不过其强调的含义略微不同。如：

14. 不知为什么，奶奶特别羡慕别人吃食堂，说起她羡慕或崇拜的人来，最后总要说明一句：“人家也吃食堂。”（史铁生/奶奶的星星）
15. “心情一不好我就吃汉堡王。”
16. 我太困了，我要去喝瑞兴一下才行。
17. 今天我想喝蜜雪冰城。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汉语中“吃”与“喝”在与非典型范畴受事或宾语组合时，可以分为两种主要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吃”与“喝”用来表示前往某一处所并在该处所进行特定行为，例如吃饭或买饮料。这种用法主要强调动作发生的地点或者处所宾语，而非具体的食物或饮品内容。例如，例（14）中的“吃”侧重于表达去某个地方吃饭的行为，而不是特指吃什么。很多学者曾表示“吃食堂”的表达归类为在特定场所（如食堂）进行吃饭行为的一种现象，“吃饭馆”也表示宾语处所是在馆子里吃饭的意思（陆俭明 郭锐，1998；胡勇，2016；张翼，2022等）。同样的，例（16）中的“喝”由于句子前含有“去”的语义，强调的是到某个地方进行“喝”的动作，而不具体说明喝的是什么。这类表达重在描述动作与场所的关系，而非具体的饮食内容。第二种情况则是“吃”或“喝”强调处所中所代表的某种食品或饮品。这一用法通常隐含对场所中典型食物的认知和联想。例如，例（14）和例（17）中的“吃”与“喝”更多地突出宾语处所所指代的某种特定食品或饮品，这种食品或饮品可能是该场所出售的，或是人们对该场所的典型印象。这类表达既包含动作，也传递了对场所与食物之间的文化关联。

而在柬埔寨语当中“吃”与“喝”也存在与非典型范畴受事宾语组合，但是柬埔寨语与汉语存在一些差异，就是柬埔寨语的“吃”与“喝”

与非典型范畴受事组合时，一般情况下是只能强调句子中所提到的处所里的食物。例如：

18. ពួកយើងទៅញ៉ាំអាហារដ្ឋាន។ (我们去吃食堂)

19. ខ្ញុំទៅផឹកStarbuck។ (我去喝星巴克)

20. ម្សិលមិញខ្ញុំនិងមិត្តភក្តិទៅញ៉ាំBurger King។ (昨天我和朋友去吃汉堡王)

从用法角度来看，汉语与柬埔寨语在与非典型范畴受事的组合上具有相似性。然而，柬埔寨语中“吃”和“喝”与非典型范畴受事结合时，其表达的重点往往限定于所吃或喝的具体事物。例如，在柬埔寨语中，当说“去吃食堂”时，强调的核心是“食堂”这个地点与“吃东西”这一动作的关联；当说“喝星巴克”时，虽然表面上是“喝星巴克”，但语义实际指向“去星巴克喝咖啡”；而“吃汉堡王”则显然突出的是“去汉堡王吃汉堡”的含义，即使前面是否有“去”这个词都只能表示去到某个地方“吃”或者“喝”后面宾语第一印象中所代表的东西。这些例子中，“食堂”、“星巴克”、“汉堡王”都作为具体处所或品牌的代名词，与它们通常关联的饮食活动形成了一种具象化的搭配关系。这种表达习惯反映了柬埔寨语中以主体（如地点或品牌）为中心的整体性语义逻辑。换句话说，动作的发生与其特定场所密切相关，而动作本身（如吃、喝）的目标也往往通过该场所或品牌得到具体化。因为柬埔寨语里的“吃”与“喝”只能形容咀嚼和吞咽的含义，因此即使后面是非典型受事宾语，也必须是跟食物相关的非典型受事宾语。所以在柬埔寨语中“吃”与“喝”与非典型受事宾语修饰时依然表示咀嚼或者吞咽食物的行为。

与汉语相比，柬埔寨语在这样的搭配中更倾向于一种概念的缩略或隐喻，而这种表达方式可能与柬埔寨语的文化背景和交流习惯息息相关。这种语言现象不仅是语法结构的选择问题，也体现了语言使用者在交流时对认知简化和信息提取的偏好。在具体语境中，这种非典型范畴的受事组合方式为句子提供了高度凝练且符合听者预期的表达模式，从而提高了交际的效率。

因此，汉语中，“吃”与“喝”与非典型范畴受事的组合通常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强调宾语所指的具体处所，例如例(7)中体现的情形；第二种情况则是突出宾语所指的处所所代表的某种食物。这种表达方式体现了汉语在语义上的多样性，即不仅关注动作本身，还通过宾语暗示饮食与场所的关系，甚至进一步延伸至该场所的文化或功能象征。而柬埔寨语在“吃”和“喝”与非典型范畴受事的组

合中表现得更加直接和单一化。柬埔寨语仅关注一种情况，即通过处所宾语表达摄入某种具体食物的行为。换句话说，柬埔寨语的语义重点更多集中于动作与食物本身的关系，而不涉及对场所或其他隐含意义的强调。

此外，汉语与柬埔寨语的“吃”在与非典型受事宾语组合时表示摄入食物与食物类或者与食物相关的宾语组合外，还可以与其他类型的宾语搭配，产生不同的语义引申。这些引申义基于语言文化和社会习惯，具有相似性和独特性。汉语在与非典型受事宾语其含义大概可以分为五种类型比如：

- 表示依附或消耗资源：吃老丈人、吃老本、吃公款、吃利息等
- 表示工具类导致受到伤害：吃刀、吃拳脚、吃巴掌、吃棍子等
- 表示承受某种伤害或负担：吃亏、吃痛、吃力等
- 表示感受某种情绪或状态：吃苦、吃惊、吃香、吃紧等
- 表示结果：吃官司、吃败仗等

根据上面分类可以看到汉语与非典型受事宾语结构里动词“吃”可以根据不同的宾语表示不同的含义。如例子中的“吃老丈人”、“吃老本”等是强调依赖或占用他人的资源享受利益。而“吃刀”、“吃拳脚”等则是表示身体或者在精神上遭受来自工具类为手段造成的伤害。而“吃亏”、“吃痛”等则是强调承受了不利的后果、疼痛或费力的情境。“吃苦”、“吃惊”则是强调其的精神状态遭受某种影响。“吃官司”、“吃败仗”则是表示结果而且更多是某种不利后果的发生或结果的完成。

而柬埔寨语里也是同样，在与非典型受事宾语组合时除了表示摄入食物外，在日常生活中，“吃”同时还可以分为其他两类。比如：

- 表示依附或消耗资源：ស៊ីលុយកេរ (吃遗产)、ស៊ីទ្រព្យម៉ែ (吃妈妈财产)、ស៊ីលុយដី (吃土地钱)、ស៊ីការប្រាក់ (吃利息) 等
- 表示工具类导致受到伤害：ស៊ីមួយដៃ (吃一拳)、ស៊ីមួយកំដ្លើង (吃一巴掌)、ស៊ីមួយស្បែកជើង (吃一拖鞋)、ស៊ីមួយកៅអី (吃一椅子) 等

从引申义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与柬埔寨语的“吃”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表示依附或消耗资源”和“表示工具类导致受到伤害”这两个方面。两种语言均通过“吃”隐喻某种抽象的行为或状态，例如依赖他人资源维持生活或因工具造成的身体伤害。但从表达形式来看依然存在一些不对称表现，比如表示工具类导致受到伤害时，柬埔寨语是需

要数量词作为协助才能满足完句条件，而相比之下，汉语的“吃”可以直接与工具类名词搭配，无需数量词辅助。

因此汉语与柬埔寨语与非典型受事宾语组合时，两种语言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其的不对称表现主要体现在语义范围和句法结构两个方面，其一是语义范围的不对称，某些含义只有汉语是存在的，柬埔寨语并不存在这个含义。其二是句法结构的不对称，在表示同样含义时，两种语言的句法形式存在一些不一样，比如表示工具类导致受到伤害时，柬埔寨语是需要数量词作为协助才能满足完句条件，而汉语的“吃”可以直接与宾语组合表示工具类导致受到伤害。

汉柬语“吃”与“喝”教学建议

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柬埔寨的汉语学习者，还是中国的柬埔寨语学习者，都可能因母语背景的差异而产生一些偏误。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和柬埔寨语中的“吃”与“喝”这类“饮食动词”存在诸多不对称之处，这些不对称性可能导致学生在选择“吃”与“喝”时出现错误。

尤其是柬埔寨的汉语学习者，由于其母语中“吃”一词并未明确规定食物的形态，或在使用上较为随意，常常在学习汉语或日常交流中混淆“吃”与“喝”的使用。例如，他们可能会将需要用“喝”表达的液体食物误用为“吃”。此外，因为“吃”在汉语中不仅代表咀嚼将食物摄入体内的含义，同时还包含了其他隐喻，导致学生无法理解其他语境下的“吃”。这种现象不仅影响语言的准确性，也可能导致交流中的误解。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针对柬埔寨的汉语学习者，应特别强调两种语言中对食物形态的规定，以及如何正确选择相应的动词。教师可以通过具体的例子和情境练习，帮助学生理解何时使用“吃”或“喝”，并强化他们对不同食物形态对应动词的认知。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强调在汉语中“吃”不仅仅是形容摄入食物到人体的行为，或者在不同语境下“吃”还包含很多不同的隐喻含义，让学生知道当“吃”与不同的词组合时是表示什么含义。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柬埔寨语学习者，应重点强调两种语言在使用背景下的差异。例如，柬埔寨语中“喝”不仅限于饮料类液体，还需根据社交场合或对方的辈分和地位选择合适的动词形式。这要求学习者不仅掌握词汇的基本含义，还需理解其在不同语境中的礼仪和

文化内涵。因此，教学中应通过角色扮演和文化背景介绍，帮助学生掌握在不同社交情境下选择合适动词的技巧。

总之，针对汉语与柬埔寨语在“吃”与“喝”使用上的不对称性，教师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分别从食物形态的规定和语言使用的文化背景两个方面入手。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学习者在动词选择上的偏误，也能增强他们对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理解，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研究结果及探讨

根据本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与柬埔寨语虽都是属于 SVO 结构（主谓宾），但是两个语言在动宾搭配逻辑不同。汉语是严格根据事物形态选择“吃”还是“喝”；而柬埔寨语（高棉语）里因语义宽泛，柬埔寨语中“吃”的词可以涵盖固体和液体食物，而“喝”仅限于饮料。

而从语义来看两者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汉语的“吃”语义涵盖很多含义，可以延申到表达很多含义包括消耗、承受感受等多种概念。而柬埔寨语里主要聚焦在“吃”和“喝”本身的含义。然而，在柬埔寨语中却可以有八种不同的词来表示“吃”，根据受话者的社会地位与场合严格区分使用，体现了深刻的礼貌原则。

在教学层面上，因汉语和柬埔寨在选择、使用搭配以及含义存在比较大的差别，导致在教学中也出现一些偏误。因此我们提出建议教师可以采取针对性对比策略，也就是明确将两种语言的搭配规则，语义范围及文化语用上的差别，通过练习加以强化。

结论

综上所述，尽管汉语与柬埔寨语在句法结构上同属 SVO（主谓宾）类型，两者在动宾结构中词与词的组合方式却存在显著差异。从句法功能来看，汉语与柬埔寨语的“吃”和“喝”在选择宾语时的表现差异主要源于对词义的不同理解。汉语的“吃”主要基于食物形态进行选择，而柬埔寨语的“吃”涵盖了摄取所有类型食物的含义，因此在宾语的选择上并不强调具体的形态。同时，柬埔寨语的“喝”只能与饮料类食物组合，这种限制与汉语的使用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语义特征上，汉语中的“吃”具备六种含义，使用范围广泛，能够与更多类型的宾语进行组合。而柬埔寨语则区分了八种不同的说法来表达“吃”的含义，这种划分主要依据受话人的辈分、地位等社会

因素进行选择。尽管这种多样性反映了柬埔寨语的礼貌文化，但其本质仍局限于食物相关的语义范畴。因此，无论是在与典型范畴还是非典型范畴的受事宾语组合时，柬埔寨语的“吃”与“喝”都仅限于食物相关的搭配，而汉语则在这一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由于这些差异，许多学习者在汉语学习和日常交流中容易出现偏误，尤其是在“吃”和“喝”的用法上无法准确对应目标语言的实际语境。因此，在汉语教学中，教师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通过对比两种语言在“吃”和“喝”上的用法差异，特别是动宾搭配的不对称性，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这一语言现象。教学中可以结合具体情境，分别从食物形态、文化语境和语言使用背景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同时，还应注重实践性教学，通过情境模拟和互动练习强化学生对这些用法的准确理解和运用能力，从而减少偏误，提高学习效果。这不仅能够帮助柬埔寨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也为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践依据。

致谢

本文初稿初曾在大连外国语大学2025年全国“一带一路”语言与文化青年学者学术论坛宣读，写作过程中曾与辛彤、黄颖、王越、于岳秀、陈氏海川、李真真、塔妮娅同学进行多次交流讨论，谨致谢忱！感谢祁峰老师的指导修改和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让我有了灵感写出这篇文章。感谢刘承峰老师和马国彦老师在修改过程提出的宝贵意见，让这篇论文有了很大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 សម្តេចព្រះសង្ឃរាជជួនណាត. វចនានុក្រមខ្មែរ[Z]. ភ្នំពេញ: ពុទ្ធសាសនបណ្ឌិត្យ, 1967.
- [2] Shi, D. (2008). Communication verb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 contrastive analysis. *Languages in Contrast*, 8(2), 181-207.
- [3] Hong-yan, Z. H. A. N. G. (2015).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odal auxiliary verbs in English and in Chinese. *Sino-US English Teaching*, 12(2), 128-136.
- [4] Yin, H. (2007).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07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Linguistic Association* (Vol. 17), 1-10.
- [5] Hsieh, C. L. (2005). Modal verbs and modal adverbs in Chines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emantic source. *UST Working Papers in*

- Linguistics*, 1(1), 31-58.
- [6] Paul, W. (2008).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 tenacious myth and a Gordian knot. *Linguistic Review*, 25(3-4), 367-411.
- [7] 陈默.(2018).汉柬定语对比与柬埔寨华校学生汉语定语语序偏误分析.青岛: 青岛大学, 8-22.
- [8] 陈玉宁.(2016).柬埔寨大学生汉语单字声韵习得偏误分析及对策.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10-18.
- [9] 葛李勤&李轩志.(2020).面向对柬汉语教学的汉柬趋向补语对比分析.海外华文教育,(3), 127-135.
- [10] 洪顺发.(2019).动态助词“着”与柬语对应形式的对比研究及偏误分析.广州: 中山大学, 1-5.
- [11] 胡勇.(2016).“吃食堂”的认知功能分析, 世界汉语教学, (3), 342-355.
- [12] 贾燕子&吴福祥.(2017).词汇类型学视角的汉语“吃”“喝”类动词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3), 361-381.
- [13] 江宝珠.(2017).汉柬情态动词“能、会、可以”与“អាច”的对比及对外汉语教学策略探讨.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42.
- [14] 李艾.(1994).汉柬语音对比与汉语语音教学,世界汉语教学, (2), 33-35.
- [15] 李圃, 唐艳.(2020).现代汉语“吃/喝(茶)”用法的历时层次及其地域特征, 语言与翻译, (2), 20-26.
- [16] 李艳敏&柏振东.(2018).汉柬“花”词族隐喻的对比分析,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23), 195-196.
- [17] 刘峰.(2017).汉柬定语的差异及柬埔寨学生汉语学习初级阶段的定语偏误分析.西安: 陕西师范学校, 9-18.
- [18] 陆俭明, 郭锐.(1998).汉语语法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世界汉语教学, (4), 3-21.
- [19] 吕叔湘.(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 陶红印.(2000).从“吃”看动词论元结构的动态特征, 语言研究,(3), 21-38.
- [21] 夏羚.(2021).柬埔寨中级汉语学习者定、状、补语语序偏误分析.成都: 四川大学, 28-42.
- [22] 谢晓明, 左双菊.(2007).饮食义动词“吃”带宾情况的历史考察, 古汉语研究, (4), 91-96.
- [23] 徐宜良.(2014).饮食义动词“喝”的语义特征及其宾语语义类型探

- 讨, 湖北社会科学, (4), 119-123.
- [24] 于明桥&王昭懿.(2022).柬埔寨初级汉语教学中语音习得偏误分析——基于柬埔寨东南亚大学中文系的辨音实验, 西部学刊, (19), 163-168.
- [25] 张伯江.(2005).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 语言科学, (6), 42-53.
- [26] 张翼.(2022).“吃食堂”新解: 基于认知语法和文化图式的阐释, 语言教学与研究, (5), 73-82.
-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28] 钟楠&郑军军&卢军.(2010).柬埔寨语语法.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